# 道古堂文集

道古堂文集卷三十三

仁和 杭世駿 大宗撰

傳五

馮景傳

景字山公一字少渠錢唐人國子監生於學無所不窺自其年十七八即已學爲古文涵濡沉浸而說經之文光遂其言曰歐陽子曰學者當師經師經必先求其意意得則心定心定則道純純則充充則實充實則發於文輝光施於事果毅又曰作文之法以簡爲高以潔爲貴不簡不潔則易靡弱而多蔓康熙戊午遊京師授經

頊侍郎景襄第是年　詔徵博學鴻儒公卿列其名將
上固辭不就有司營宮室梁需楠木雖之有請易大成
殿梁者景上書魏尚書象樞爭之事寢名震京師尚書
物色之而景旋遊授經淮安邱洗馬家十年己卯商邱
宋公犖巡撫三吳以禮聘就幕府情好甚篤或以重賄
干景乞一言於宋公峻却之獲漢延熹五年西嶽廟碑
拓本與客漢陽王戩等賦詩紀事景詩有簪冠儕偶太
原閻徵君若璩精於考證景駁其四書釋地中十非閻
謂孔子時無闕里之名後人因雙闕名里以水經注爲
徵景謂周禮五鄰爲里五族爲黨闕里者闕黨之里也

梅福傳王莽傳皆有闕里字歷引家語新序越絕書史記魯世家以證之孟子止於巖關引證孝子居喪不言諸義舉謂曲禮居喪不言樂謂不言作樂之事他事可言也儀禮旣夕及喪大記非喪事不言則喪事必言也雜記言而不語對而不問閒傳與喪服四制唯而不對對而不言亦謂不告語他事非不對他事也孔子在齊閒謂孔子以昭公二十五年甲申魯亂適齊當補集注一句曰景公自言吾老蓋年近六十云景按孔子世家景公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云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正與吾老不能用之言激射老字虛非

實字疑未可補注孔子爲魯司寇閻謂司寇魯官在司徒司馬司空三桓世爲之三卿之下侯國本無大稱史記世家作大司寇非也又謂孔子雖與聞國政實止大夫而非卿景謂司空司寇皆卿也周官謂之官卿其在六鄉名鄉卿卽甘誓所云六卿六鄉之卿也卿可名大夫大夫不得名卿矣王制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稱爲次國子初爲卿秖得命於其君不得命於天子則當曰初命爲卿不得云初命爲大夫而非卿也且魯六卿皆備不特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公子翬求爲太宰夏父弗忌爲宗伯臧孫紇曾

爲司寇而其時或闕或設或用或不用故仍是三卿耳
夫子是命卿故史記云大司寇宋戰於泓大司馬固諫
又邊卬爲大司徒樂輓爲大司寇晉士蔿爲大司空皆
見左傳侯國亦有大稱胡可非也孔子適周問禮闕謂
孔子世家在昭公二十年孔子年三十莊子云孔子年
五十一南見老聃是爲定公九年索隱云孟僖子卒南
宮敬叔始事孔子實敬叔言於魯君而得適周則又爲
昭公二十四年宜從二十四年之說據曾子問孔子與
老子助葬遇日食而春秋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日食
此卽孔子從老聃問禮時也是年日有食之恰入食限

景謂其說兼誤孟僖子病且死使其子南宮敬叔學禮於孔子在昭公七年孔子年十七故酈道元謂孔子年十七問禮老聃此承史記誤也索隱謂孔子謂老子曰甚矣道之難行也此非十七歲人之語則又正史記之誤也其云昭公二十年孔子年三十者此言孔子反魯後齊魯構伐之年非適周年也此一誤也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孔子生則五十一當是定公八年史記孔子生日本公羊傳而傳寫之訛以二十一年爲二十二年今以八年爲九年此又誤也索隱正史記之誤謂孟僖子病死在昭公七年非是僖子之死在昭公二十四年

此言孟僖子卒之年非謂孔子適周在二十四年也此又誤也春秋昭公之年凡七日食不止二十四年且春秋記日食不記分數並無入食限不入食限之別且此二十四年正孟僖子卒之年也僖子卒在二月而五月日食則此時僖子甫葬其子敬叔方在虞祭卒哭之時焉能適周反助人葬見日食乎此尤誤之大者閻謂孔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此不過以發端趣字遂作是解不知楚狂二字連讀乃楚國之狂者也是謂莊子人間世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則知集注孔子適楚是本莊子原文非直爲楚字發端集注不以

楚狂二字當讀者亦言故接輿當時稱狂接輿亦見莊子應帝王篇接是其姓輿是其名史記齊稷下辨士有接子亦可證爲陳侯周臣固爲司城貞子閔謂孔子去魯後他國未嘗臣景謂孔子世家明云去魯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何以稱焉鄹京山解無曲防三句與周禮大宗伯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分配之曰以喪禮哀死亡即有封必告也封與窆同閻引證縣棺而封又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未聞有封國者景謂晃封慶封于防非乎公羊傳曰曷爲不言伐防不與諸侯專封也非告同盟其事微惡得駁集注封建國邑必告天子爲非乎止

於邱隅閣以岑蔚之處譏朱子杜撰景謂鄭康成大學注及孔疏皆云鳥擇岑蔚安閒之處而止處之爲朱子所本非鄙書燕說魯爲宗國集注滕與魯皆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爲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爲宗國也閻謂周公非長爲太姒之第七子爲武王母弟之第五人說本皇甫謐之謬景謂太姒十子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據左傳武王之母弟八人管叔鮮周公旦蔡叔度曹叔振鐸成叔武霍叔處康叔封冉季載史記管蔡世家亦然是周公爲太姒第四子非第七子爲武王母弟第二人非第五人也宗法君于兄弟不敢以君爲宗而君爲公

子之庶者使宗其公子之適者則當時蔡曹郟霍以下自皆以爵爲宗國矣固陵毛檢討奇齡長於引證毛著古文尚書寃詞景益所未備者五事毛著春秋毛氏傳景益所未備者二事長洲鄒長蘅負盛名景所師事景宋鄉飲公贊云而子而孫宜爲王官鄒卒爾云天子之臣古無稱王官者景正之云古湯征篇伊尹曰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此太史公載入殷本紀者左氏郤至曰溫吾故也劉子單子曰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叔向曰今單子爲王官伯此又明明春秋有王官下至晉書王官凡九見石苞曹志成都王穎楊駿王濟陶稱

戴若思王敦鄧攸傳皆有王官此非朝臣乎第陪臣號王官不審果出何書也寧都魏隱君禧古文大家書周茂蘭血疏後有云嘗怪伍員報楚不求費無極之黨生磔其肉死戮其屍以臨祭於父兄之墓員不出此不得爲孝子員出此而左史不之記是左史之失㬌按楚昭王元年令尹子常誅無極盡滅其族以悅於衆巳在吳兵入郢伍員鞭尸前九年明載左傳及楚世家非失也無極之黨業已前誅則無從磔其肉戮其屍正與烈皇覽血疏正倪文煥罪而毛一鷺已死免科同嘗謂魏文有議論好而失考據筆鋒利而少幹旋又謂其文之曲

折處在能縱然其病正在此波折太過繆戾叢生與候官高雲客兆長洲吳荆山士玉極言之切中魏病惜魏不及見也其論漢注如淳解三族之繆吳徵士農祥許以爲有益世道之言其畧云晚出古文泰誓曰罪人以族族者秦法也竊疑紂雖惡五刑之法無改寧有是乎按史記秦本紀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初者創始也葢謂三代之法所無而秦特創之若紂已行何云初乎張晏三族註曰父母兄弟妻子而如淳則以父族母族妻族解之嗚呼不仁哉如淳也莊子言五紀匡衡華元成言五屬袁紹言五宗皆謂父祖已子孫也莊子

言六位老氏班志賈誼言六親者不辜言六戚亦不過父母兄弟夫婦耳故賈高曰人豈不欲愛其父母妻子哉今吾三族皆已論死其非與姓明甚王溫舒罪至族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爲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若如如淳辭將同時而十五族也與哉班固刑法志云高后元年除三族罪孝文二年又詔丞相太尉御史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衞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弗取此明明以父母妻子同產爲三族觀此張晏註乃益明而如淳之罪

大矣周禮小宗伯之職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疎注云三族者父子孫人屬之正名也儀禮士昏禮請期曰吾子有賜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註三族父昆弟己昆弟子昆弟也此非三族之明證哉更證諸爾雅內宗曰族母妻曰黨白虎通曰族者湊也上湊高曾下湊曾元聚合而生愛死哀也今 大清律特列本宗九族五服之圖于前所以明九族之非異姓也于嫁女則曰爲本宗于母黨姑別則曰外親于妻黨則曰妻親正所以異乎族也景炙讀書能文章嚮友風義以責善爲事仁和汪焜湯右曾同學衛友也焜爲

給事中掌登聞鼓景移書謂天高聽卑賴此一官之設爲達情宣德上下通呼吸之轉關戒以壅閼下情煜一拜疏而災地擇官再拜疏而河工驅冗三拜疏而死刑肆赦右曾由編修改刑科給事中景移書云足下才氣踰人矯矯自命非不能言與不敢言者也而又移官於得言之位遭逢不諱言之時不宜隱情惜已時秦晉齊魯多被饑荒流亡載道常平積穀多爲州縣侵蝕而右曾有積貯本計一疏粤東所報盈千累百之賊焚劫村莊殺掠男婦督撫提鎮匿之不問又有特參粤東文武大僚一疏西安開欠官生錢一百餘萬毒流天下州縣

則婪贓網利無辜則破家亡身又有監守侵盜疏二人不媿言職激於景之言也景遊太學爲新城王司寇士正所賞拔司寇初拜左都御史景上書謂公位有所不得言則寓之於詩會是有風人之心而不善於言者乎書甫上而士正遽遷官景所謂民欲其無貧何術而使藏其富吏欲其無貪何術而使生其廉兵欲其無驕何術而使戢其暴工商欲其無困何術而使阜其財士欲其有恥何術而使厲其志惜其託之空言而其愛司寇也則至矣商邱內擢太宰固請偕北上景以母老固辭歸里貧益甚老病且劇無子以康熙五十四年六月卒

年六十有四學者私謚文介先生著有幸草十二卷樊中集十卷解舂集十四卷皆燬於火然世有能傳之者

舊史曰自景死吾杭遂無有以古文名者距今又五十年後年晚進不知景之文不知景之學也景嘗許西泠後進中有三人將來必能爲古文曰金繪友曰沈超遠曰楊恭士繪友以詩名與余同年友善師沈總憲闇齋卓能有立超遠名顯得爻雷臣之傳精於算學解舂集中有序列其方田粟布二章恭士名儐有西谿藁一冊文氣淸曠惜其爲吏風塵而不得竟其業景女夫曰盧敬甫存心工詩有子曰文弨穿穴史學敬甫示予詩曰

外祖馮山公文章驚在宥衣鉢無後人瓣香落汝手然敬甫不爲景傳述其事與其學余無從徵也楊偵撰墓表而又不詳其所講明而切究者景其將就湮沒乎余讀其集即取其集中之所言者以傳之傳景乎懼景之不得傳也

## 隱君丁敬傳

隱君名敬字敬身號鈍丁自稱龍泓山人家在候潮門外鄰保皆野人也釀麴蘗自給身厠傭販未嘗自異顧好金石之文窮巖絕壁披荆榛剔莓蘚手自摹搨證以志傳著武林金石錄分隸皆入古而於篆尤篤嗜嘯堂集古吾邱學古兼入其室非性命之契不能得其一字也秦漢銅瓷宋元名跡入手即辨性躭羣籍家貧不能出重貲購買門攤市集眼光所注無留良焉小樓三楹届层滿室叢殘不復整理皆異册也上以棲諸子丞其弦誦下以酬接賓客客至輒止不聽去果餌雜進腥熟

並陳老母恒質貸以佐之孺子寒餓不計也詩學其所專長布衣金農相距一雞飛之舍與之齊名美辭秀異敬或不及鋪陳終始豪放不可覊絏農不能逮也寒人張沅字畏廬號巖邱老棲荒江之上兀傲自負敬與酬和叠險韻至無算而氣不竭故談藝者以城南爲詩國閒房冷剎靑林丹嶂之區足跡無不到題詠無不及也鄰人不戒災及其廬所收舊頭刻皆盡而樓亦燼焉不自聊與人羣處輒隙末意所不可輒嫚罵累日夕不肯休余與梁翰編啟心每嘲弄之以深契故得不怒方制府觀承愛其鐵筆媚制府者欲得其一二方通意指而

惡聲殷墻屋驚而逸去江苑卿春慕其詩將之武林以幣贄謝勿與迎春亦畏其鋒琵縮不敢進既買宅於張紗衖將遷矣而以母柩先往親串有以不吉告者勿爲動曰吾母不及見也未幾竟死此宅有三子健與傳皆諸生健爲余女夫傳從上元謝野臣學歷算少子曰佺亦能詩而入分得父家法

# 鄭氏家傳

贈奉政大夫候銓學正勷

鄭氏之在前朝遠有宗緒其由歙而蘇以遷於如皋者稱白蒲鎮鄭氏族大寵多逾昌而熾若夫麗鴻淳懿扶樹名教以貽之孫子者則贊巷公爲之冠公既沒世令嗣隴州牧大綸以乾隆丁卯之歲請於今大中丞陳公弘謀既銘而納諸幽矣至於上史館光志乘信今傳後之詞闕焉未備越三年文孫景莊來浙爲鹽運司運判以余學於舊史氏質而不詭介其宗人前安邑令羽逵請爲文以傳公嗚呼孝子順孫之心良苦而公之可傳

不藉余文字又可知也按其狀云公諱勤字克襄贊巷
其號也自敬陵公至公王父東海公隱德勿耀君考贈
奉政大夫晉階朝議大夫伯齡公諱琪實篤生君君幼
負至性方毀齒遇漸喪父者哀號躑躅求櫬以斂其親
不可得即解所佩銀環練與之歸以語母母爲大京兆
淑湖錢公女孫賢明有遠識大喜逾望喟曰興鄭宗者
必此兒也未弱冠爲學官弟子齊進之儒絺章飾句衍
世以求售公卓立不阿期爲實踐之學克有成德協于
儒宗母遘危疾公務不安席泣禱神封股和糜以進
病即霍然逾三年病至不起哀毀逾禮結廬墓側未嘗

一竈內戶執贈公喪亦如之公夙有大志承先人餘蔭益體先人所欲爲以利濟爲急務餓有粟凍有衣病有醫藥死有櫝埋九族依倚若囊橐最其全活嬰兒一事爲大鎭向有延嬰堂延接貧人有子不能舉者送縣收乳之公慮祁寒酷暑呱呱兒戒視不謹或罹夭殤捐俸田廣建屋宇改名育嬰僱乳媼製冬夏衣袴歲活嬰兒常數百人兩弟旣通籍季滯於京職久不得調公總家政昏嫁其子女祿賜或不給時時周其乏絕且貽書以清白吏相勖故兩弟在官勞勤懋著休問四流皆公所成也公娶于宗繼以冒皆先公卽世公年方艾獨居鰥

綶如枯禪秋士肅穆不可干卯以義方啟迪諸子皆迄
有成立雍正五年公年七十有五矣飾巾待期考終牖
下薰其德者號泣奔赴聲殷牆宇誄德考行心喪加絰
者不可僕數嗚呼公本孝以行仁本仁以達義政施於
家庭而惠行乎里鄰由恩貢生例選學正不樂仕進
朝典有待迨既沒齒綸綍之賁幽壤者重至累襲且求
有已其贈奉政大夫山東濟南府同知者用長子大毅
所居官也次鑾儀衛經歷臨次卽隴州牧大綸
論曰三鄉釋經衣被天下如脊待相如求於幽室者而
有獨其後必有達者爪緜椒衍雖百世求之可也自嶙

溪之鄭始于綺在唐已有義門之旌迄於今幾歷千載而世澤不衰白蒲鎮之鄭發祥於公遠祖敬陵逮公而大光蕉庭載筆之史發潛誅幽嚴於衮鉞至于傳孝友尤矜慎持重而不肯妄有予可誠以庸行之難循而譽浮於實鬼神有陰奪之矣余讀中丞公之志以識公訪于宗老徧質之其鄉人而尤信嚮公有可徵矣微余文公遂終隱沒哉因景莊之請次第書之以使夫觀人風者有所據焉

隴州知州大綸

公名大綸字言綠又字補之贈奉政大夫贊菴公諱勳

之季子贊巷公有刲股廬墓之孝有育嬰濟衆之仁公字補之非敢效仲山甫也繼志述事欲以竟贊巷公未竟之緒也幼有至性母胃宜人見背時方五歲哀毀如成人贊巷公遘疾衣不解帶與德配石孺人中庭露禱祈以身代既棄養毀不欲生石夫人亦水漿不入口者數日且曉公曰吾婦人也從翁地下不爲輕重君志在顯揚滅性違禮宜節悲哀勉終大事公感其言稍進食飲三年喪終石夫人竟以哀感成疾旋至不起公承先人世德凡贊巷公所有志未逮者悉力行之如卑向無書院公合同志創立學舍禮聘名碩士風興起所居白

蒲鎮有南北二橋南橋歲久就圮捐金倡建慕義者景從雙虹並峙民不病涉利賴至今贊巷公建育嬰之堂全活嬰兒無算至今公未嘗中輟其他寒衣飢食歲有常經不以有無爲解則好施其天性也讀書輒爲有用尤留心經世之務筮仕陝西隴州牧隴坻地高而土瘠民田每苦風旱當事議多鑿井事迂遠而卒不可行公仿鄭白六輔之遺制濬舊渠以疏泉脈而泄地氣又令人之南方募水工教民以溉播之法嗣後畝入一鍾公益廣布區田蠶政之書使百姓專力耕桑雖有凶荒而隴民無菜色隴士向不知學科第鮮少公爲修書院置

學田築文筆峯建魁星閣所以興起之遂無所不備由是文風漸盛列賢書而歌鹿鳴者不乏矣隴俗勁悍不循禮法觸利網而罥足入絆者毛舉不可爬梳公至去泰去甚布寛大之政兼井之豪胠篋之盜椎埋之奸悉予自新民感泣不敢爲非風俗爲之一變汧河爲東西要道僅有二木橋春夏雨多山水驟發橋盡衝壞行旅望洋而歎公設四舟以爲義渡晨夕往來遂成坦路州與甘肅接壤乾隆六年甘省荒歉饑民數千來隴就食公不待報可開倉日給口糧時其醫藥而樹其尚骼至春麥熟資遣還籍而流入忘其飢治隴十年摘伏發奸

案無留牘吏胥不敢因緣爲奸而民不擾畏之如神君愛戴若慈父母兼攝汧陽事前令虧帑至二千金力不能償公哀其廉悉肩任無難色邑令得以脫然歸故土以治隴者治汧恩威深入民隱去後邑中士庶立碑以志甘棠茇憩之思時桂林陳相國方撫全陝公以僚屬謁見與語興除事宜指陳明晝洞悉本原或獨排羣議斟酌時勢令人各如其意所欲出雖稍懸勿恤也相國深相器重擬列薦剡公以營葬贊菴公故乞假歸里陳情迫切至於涕零相國感其孝思不得已姑從其請歸田後葬贊菴公於白蒲鎮龜筮協吉永無後艱而公亦

不復有出山之志矣恒以節儉守禮敎子長子景莊官兩浙鹽運分司錢唐湖山之勝甲天下迎公就養極人世淸暇之福好樂無荒良士瞿瞿數年仍歸故園次子景誠工部虞衡司郎中手書古名臣事迹示之尤以勤愼奉公爲勗乾隆某年月日考終里第享年六十五歲初娶於石會稽傅太史王露爲之傳繼以鄒三子景綳其出也公歿而柴毀特甚朿終七而夭四子景畋籛室某出公賦性鯁直是非不少假借以急人之傾篋倒庋而應之不少吝也錢唐梁文莊公謂其在家庭則爲令子在州里則爲仁人在朝廷則爲良吏型家而家齊臨民

而民化時人以為實錄

論曰守令之進退皆待命於封疆之重臣重臣不敢徇私然亦不能無好惡以循良之績入告者盡心於民事者半逢迎奔走諂事上官者亦半吾交於今相國桂林公卽其儒術之渟深信其能知人能薦士其所保任而無疑者必其能盡心於民事者也吾交於隴州鄭公卽其在家為肖子信其當官為良有司治隴十年前後上官未聞有薦拔之者必其不肯逢迎奔走出於諂事者也兩賢相遇桂林公知隴州最深能遂其恬退之高而不能挽其純孝之志隴州見知於桂林公不梯榮取寵

以干進轉陳情涕泣而求退論者兩高之余獨竊有規者桂林公經綸雷雨佐

聖天子成時雍之治誠得如隴州者數十人分治州郡以養以教察閭閻之疾苦則 九重之宵旰可寬亦人臣以人事君之義也隴州未五十而懸車甘心泉石有長才而不得大展其用桂林公欲援手拔之百僚之底而不得則近於懟此亦朋友責善之道也嗚呼隴州死矣隴州治譜猶班班在人耳目有志乎吏事者所宜大書特書不一書而已也余無珥筆之職又無秉筆之權因賢子景莊之請粗述梗概徵信於克知灼見之桂林

公揚芳樹軌吾文庶其無愧邑乎

# 道古堂文集卷三十四

仁和　杭世駿大宗撰

## 傳六

### 龔鑑傳

鑑字齡上一字明水號碩果錢唐人早喪母與婦朱事父極孝父失明鑑扶持左右如嬰兒餼於庠籍教讀以養交河王閣學視浙學拔之五百人之中貢於大廷
世宗憲皇帝初親政側席賢能之吏揚州介水陸之衝物衆地大習俗侈靡號稱難治析江都之東南爲甘泉甘泉新邑諸事草創求俊健能勝任者難其人鑑容貌

魁碩音吐如洪鐘嚴氣正性望而知爲學純養粹之儒天語褒嘉即 命之出泉視事鑑抱負非常恥與俗吏旅進退壹以子惠黎元振興文教爲己任絕苞苴嚴請託抑豪横禁奢麗以此之謂民之父母七字榜於治事之堂而人莫敢干以私旋以父憂去官貧不能謀朝夕服闋游中州應祥符縣尹之聘以風疾卒於官舍而不克究其施命也鑑邃於經學學以安溪李文貞公爲宗詩說已有成書闡明文貞公詩所爲多其論滕子來朝云胡傳以其朝弒逆而夫子降之是年七月杞儀亦來朝矣何以不貶自知其不可通因命左氏明白之杞侯

而信公穀之以杞爲紀謂齊欲滅紀求魯爲之主非爲
桓立而朝之也夫杞之忽升忽降緣致後人之疑若滕
自朝桓而後世世稱子矣所謂惡惡止其身不及其子
孫者果安在與知滕之爲時王所降則杞之升降非聖
人之擯于進退也可知矣其辨周禮舞師鼓人云或曰
鼓人之屬司徒是矣舞師之不屬樂官何也曰此亦有
故大司樂舞雲門以祀天神舞咸池以祭地示舞大磬
以祀四望舞大夏以祭山川舞大濩以享先妣舞大武
以享先祖皆六代帝王象功之舞而用之于大祭祀至
于舞師之兵舞帗舞羽舞皇舞謂之野舞樂師又謂之

小舞而所用者又鄉遂中山川四方社稷旱暵之事而已司樂之山川九州之鎮山川淺此不過一方之山水而已況大司樂率國子而舞樂師教國子小舞大胥正舞位小胥巡舞列皆國學之士也至于舞師所統舞徒四十人不曰士而曰徒乃鄉學之民耳不屬之司徒而繫屬乎采芑詩鉦人伐鼓朱子註曰鉦鼓各有人而言鉦人伐鼓互文也此說似未妥周禮無鉦人而鐲鐃鐸統於鼓人故可以謂之鼓人亦可以謂之鉦人一官而二名也詩言鉦人伐鼓則伐之者明明是鉦人譌撫以此見互文之理予嘗謂周禮非僞書如此等細微處往往與他經相合必非假託

者思議所能到也或謂鼓人鎛師同掌夜鼜安知鉦人非即鎛師耶曰說文鉦鐃也似鈴柄中上下通又云鐲鉦也朱子亦曰鉦鐃鐲也則鉦即鼓人所掌之鐃鐲不聞以鎛爲鉦文獻通考革之屬拊與鼓鼗而已拊狀如革囊實以糠擊之以節樂樂記所謂會守拊鼓小師所謂登歌擊拊是也至謂書拊拊之拊爲拊鼓之拊則大謬耳堂上之樂待拊而作堂下之樂待鼓而作堂上門內之治以拊爲父堂下門外之治以鼓爲君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鼓人之所係大矣哉朱李照制晉鼓爲樂節通考謂晉鼓所以鼓金奏非所以節樂也

此說非彼蓋泥司馬振旅軍將執晉鼓不思左傳金奏肆夏之三樂中有金奏乎周禮註亦云金奏作樂擊編鐘辨五服云禹貢五服每服五百里一面數若兩面數則千里周禮九服每服五百里兩面數若一面數止二百五十里非九服大而五服小也所異者禹貢內甸而外侯周禮內侯而外甸周禮王畿千里不並九服數而禹貢甸服即王畿耳然則禹貢五服方五千里周禮王畿及九服方五千五百里周地較大但禹貢五服之外尚有餘地所謂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是也蔡傳言周一方五千里四方相距爲萬里說論庠序學校貫串禮經

精析成周一代之制多先儒所未發文繁不載其論西
北水利云朱長孺云西北水利創議于元學士虞集集
言京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南濱青齊萑葦之場也海
潮日至淤爲沃壤請用浙人法築塘捍水爲田聽富民
欲得官者合其衆分授以田以萬人耕者授萬人田爲
夫長千人百人亦如之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
以次漸征之五年有蓄積命以官就所儲給之祿十年
不廢得世襲如軍官之法則東海民兵數萬可以近衞
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之民力而順帝時脫脫亦言
京畿近水地募江南人耕種可不煩海運而歲入必多

矣嗣後有明徐尚寶孺東保定巡撫汪應蛟屯田都御史董應舉或積慮而成書或發憤而拜疏然時未有行之者左忠毅公行之有成效矣稻花茂密比于江南未幾皆廢噫此斯民之不幸與抑存乎國家之福命也方今百務奮庸通達國體之士罔不暢厥懷來而獨東南之飛輓未舒西北之土田未闢然則大利之興介在今日崇論閎議開拓心胸君有董賈之學識有班張之風調使其掞藻 天庭優游清燕之側必能成一代之巨手甫出門而車軸遽折哀哉

舊史曰余與鑑同爲諸生知其學未知其閎肆至此也

時方重制舉之文而鑑亦屈滯於舉子之業每一文成必條其素所切究者跋於後文不滿千而其論議或倍之或數倍焉余悲其未有成書而汩沒於經生家言其本於安溪李氏西陵毛氏潛邱閻氏者舍不錄所獨得者備著於篇

## 馬石蓮傳

君名榮祖字力本號石蓮江都人姓馬氏系出宋丞相廷鸞十三世子堅佐明太祖戡定禍亂賜第揚州遂爲遷揚之始祖一經相嬗不徙他業福建閩縣令啟象君曾祖也祖賓父鳳藻皆有聲於庠序君少負異才左國班馬之書若宿讀弱冠名傳一黌所爲制舉之文雄邁駿厲能參太史之潔兩江南北之名能時文者拱手推挹桐城方望溪金壇王耘渠尤所愜心而俗目往往見嗤以是屢躓于有司而藝屢絀雍正壬子始得一當而年幾艾矣

世宗憲皇帝欲復唐宋詞科之制　詔天下愼舉方聞之士江南大吏以君名厠薦剡中君讀書好古宜必有合也淹于時命復報罷君叩囊底之智復理故業屢不得志乃循例謁選人初仕閿鄉閿鄉處豫之西鄙與潼關纔隔一門限扼秦蜀之咽喉爲中原之門戶城廢不修井堙木刊歷三百餘年莫有起而任其責者大府難君言發帑更新畚鍤板榦之事屬君是賴閱十月而嚴城屹然君自爲文記之所謂收崤函于掌上聯潼華爲聲援鎖鑰彈丸而豫西之門戶巳壯者此也邑僻處山陬士子無從問業君相地于署東庀材鳩工創設荆山

書院不一年而講堂横舍以及庖湢之屬莫不畢具政暇親至爲諸生講授至移日猶不忍去又念邑爲荆山發脈迎荆山之生氣建魁星樓其上所以期望士子者至遠且大嗣後人文蔚起連擬取科名以去皆君教也義門罪自畫殺人於道而莫知主名君意兇不在遠亟至屍所詰問數語悉遣去獨執尚戍兒以歸研訊一日夜遂得情實遠近駭服黠胥豪役斂手不敢上下四境大治繼遷鹿邑治如在闋鄉時而教士彌篤捐俸建講舍二十一楹榜曰鳴鹿從邑得名所始也老那生其地而顔其堂曰崇禮恭深維吾夫子問禮之意也未幾引

年歸祖墓在闕口門外豪民占其地君致其理于有司遂復故址周以垣牆冰霜爽沍匠人瑟縮如凍蠅君以垂白之年披荆棘冒風雨晨夕督率不少懈而馬氏數世之先靈以妥嗚呼君可謂克家之肖子矣君素康彊善飯言論終日不倦末疾忽嬰方起沒而蹶不復起時乾隆辛巳十一月乙未也春秋七十有六娶于李同縣南豐令斌女先卒有子璜不永年孤孫曰春聲

論曰江淮之閒多治詩而君獨治古文嘗爲文頌九十二章以自道其利鈍得失之故海內之健於斯事者山陰胡徵君稚威丹徒張觀察嗣東仁和沈廉使萩林錢

唐桑水部發甫皆巾至犁江左之以輕艷相扇者則猶冰炭之相置矣君與余有十年之長推奬之勤氣誼之厚不在三數君子後余以狂言被放君爲序送余行能委曲道余之心事蓋忠孝之隱鬱于中故言之親切而能達如此也君今死矣孤孫擗踊號泣欲託余以傳君于不朽嗚呼君以儒術飾吏治其見諸施行者逌鑠如此獨奈何以區區之文字爲君重輕哉

## 梁蕺林傳

君名啟心字首存一字蕺林谿父先生長子也家世錢唐自君爲學官弟子隸籍仁和少負清才與弟今少師有二難之目君杭文體日邀於恍惚左馬之師虞庠之彥以甘辭軟調邀取時譽而君獨知問學覃思閉戶默而深湛循歷曲折時時融會王之閫奧文品峻潔如白雲在空孤鶴警露同時接跡而起者嚴在昌之清奧任應烈之精切孫灝之綺靡密栗陳兆崙之俊麗雄奇皆能開設壇坫推倒一世而心每懾君爲畏友少師既得氣以去君戢翼於棘闈廣訓茶陵彭少詹來視浙學名

冠一發交河王學士援君於五百人之中貢入太學隨計入京師非其好也歲在壬子始舉於鄉又八年而成進士改庶常例當俟散館豁文先生老矣少師時官小司寇侍從　禁廷不獲伸循陔之願君陳情乞養朝飧夕膳所以娛適老人者無弗至

聖天子廉其孝即家授職編修蓋異數也君精心計家不名一錢赤手支拄方母凌太夫人寢疾醫藥之費至數千金棄養附身附棺襚衣櫬櫝事皆倚君而辦既少師長司農晉冢宰擺撥廩祿入漸豐君減衣縮食徒步里門所廩餼者所排解者所緩急者待以舉火歲嘗數

百人谿艾先生聞之而色喜曰是兒能養我志先生早
歲躭詩老而彌甚耆名老德開僧牖士咸參唫席而以
君家爲顧氏之玉山佳時勝日輕車白舫往來西湖之
上君未嘗不撰杖以從道旁觀者太息以爲先生之有
子也　六飛南幸君爲頌一篇推本　國家貞元受命
之符
聖德漸濡洋溢之廣且遠如唐臣柳宗元韓愈之所云
云者進呈　行在獨蒙
睿賞閱六年
聖天子惠我浙人翠華重莅君殫儒臣之職業撰詩上

獻復拜宮錦之賜君自登第後未嘗一日在史館而宏詞麗藻與少師南北相望鵷雛鸞子之目人以方唐薛收兄弟先生顧而樂之喜可知已歲在戊寅先生五福來備耇終畢第君哀勞踰節甫卒哭而疾作瘕結于胸火炎而色黧遂至不起年六十有四君自乞歸以至厭代以孝始以孝終記所謂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其可以無憾矣乎嗣子同書官翰林侍　講帷不得視含斂孀媳艾姿抱三歲弱女竇君數卷之詩待嗣子歸而相付謂可以傳君也嗚呼君之可以傳者止于斯乎

舊史曰君與余有平生之言曰我死必子銘我墓然吾

不及見也盍及我之來即死也子姑爲之余諾之而遂巡未果不意君之遽我先也嗣子將刊君詩而以君行狀見屬漢兩司馬皆爲自序班氏祖之以爲敘傳而附于所著書之末余今者次君生平將以傳君之爲人即以當君之詩序與體而同源夫有所受矣

## 符南竹傳

君姓符氏名之恒字聖幾別字南竹世爲錢唐人少有高志自爲學官弟子即有聲餘於庠太公舉子晚壹意厲之于學尊師敬友凡治酒食累日夕無倦色聖幾流覽百氏之書書恒手寫丹黃間雜筆迹淵妙觀異冊至減衣節口斷必得而後已博雜無益之術漠無所嗜獨喜爲詩師吾友厲先生樊榭樊榭稱詩介江淮以南無敢抗手者既以其才藴其淵古粹思骨堅而神邈希風者并氣力學之終莫得其似聖幾雖厲所至時時闕其奥窔清勁遒鬱破除俗言有直諒多聞之友曰王曾祥

瞿曰汪沆師李曰張熷曦亮居或同巷或相距七八舍與予家半里而近不三數日輒相見必援證古昔鉤抉疑誼刱爲詩歌古文以傾寫其所得意氣淩轢一切已而予與師李被徵走京師曦亮薄遊江淮間王瞿瓠落無所容爲文誄墓中人得金取給妻孥跌蕩自喜良友希濶聖幾不自聊賴體素清羸疾疢間作詩益刻附峻厲浸淫于中州河汾暨江湖諸老間銳不肯休而體中時劇時已尚欲纏兩老人齊力疾趨省闈試遂川是不趨杭子曰沮洳潛穢之區牧羊豕者賞三倍山水刻厲沙石清激則魚鳥或不辯此大造之恒理也使聖幾狃状

時習爲順時取寵之學庸知不掇榮名躋上壽何乃專意抑志希與前古修士爭一日之得失此其事誠危苦而實不然屠酤酒肉可以療寒餓而不可爲傳寶富貴壽考庸人取精用物之器詎足以示久遠耀後來論者以銷鑠精髓爲聖幾傷生之殷鑒吾不知飽食終日而不一用其心者瞞瞞瞑瞑欲盡是冥昧之歲月奚爲乎夫持論貴要其當而已人至瞞瞞瞑瞑吾郎不許其終天年則其識誠豀刻而不可訓人有焦思竭慮蘄至乎古之立言者適不幸而死死而用爲訾厲是可以爲訓乎余留京師二三子學殖消長之故恒往來于予心聖

幾緘所作示余吒咏終日愛而不肯釋與人言每倚以自壯今其死矣可傳之業聖幾自爲之所以傳之之道非吾黨之責奚責也其孤國慶刊其詩旣成請爲傳遂次序以貽焉

## 趙谷林傳

吾友谷林先生事父母盡孝道友於兄弟施仁於姻族於朋友義以誠惜年不稱德司徒不能興其行太史無由舉其辭恐遂湮沒不彰乃爲之傳曰君諱昱字功千一字谷林姓趙氏係出宋宗室子先世由上虞徙家仁和曾祖燮英祖鶴以從兄司空公貴累贈如其官考東白先生學爲經師三主大縣教君世襲華蔭少稟庭聞優游六藝佃獵百家遊於鄉校稱儁一賢貢入成均遂爲名士東白先生致仕家居愛斸溪壑疊石釃泉小園樂志有君色養加一飯焉於其喪也君毀瘠幾不能起

太孺人山陰總督尚書朱襄敏公之曾孫中丞忠敏祁公之外孫也承彼高閥播厥芳懿胚秀毓靈家聲益大纘江東之舊業購淡生之遺書點注丹黃煦鮮汰質續敦交之集石友載酒而題襟寫主客之圖秀句連章而耀彩譽流巾帢名動公卿薦牘上聞徵書促召大官給札少府頒金昌黎猶煩再舉玉溪竟遭斥落嗚呼稽古非榮道充爲貴赦還鄉里亦無闕焉方擬向長願畢恬漠求愉抱道守玄晚晴可恃遽乎沒齒將毋閒居循陔采菽補詩爲樂亡何末疾忽嬰耆年不享飾巾奄化春秋五十有九赴聞遠邇嗟吁悼歎之聲若應邪許曰斯

人早亡無爲善矣大祥已屆遣車就墓懷舊含酸愴乎難已追念平生之酬接想像大雅之規儀造端設指取譬無方鳳雛龍翰不足比其門風文園禮囿不足方其家法清泉白石不足表其素履霽月光風不足寫其胸次珠林玉府不足絜其流觀醇酎醍漿不足寫其歡好嗚呼死者復生生者不媿布衣豈無不朽之文朋友亦有心喪之例過時腹痛略著於篇

玉几山人小傳

玉几山人者錢塘陳撰楞山也自言鄞人家世系出句甬居杭非一世矣性孤潔不肯因人以熱煦鮮榮而後冷汰詩有逸才天然高澹不琢自雕讀書不多室無儲籍卒然詰及輒能條其出處亦未嘗見其挾一册咿唔也游道甚廣胸中無軒輊數數稱道者禹航嚴定隅廣陵魏旭棠而已之二君亦非振古之才也有敬道之婦無伯道之兒終身廿旅偶一歸轉如旅人客欒江項氏彝鼎圖書之富甲天下充塞眼孔亦未嘗向人辨眞贋矜鑒賞別館子居如退院枯僧棲眞德士僕人娶妻生

予衣食資於主人了然不以爲累舉鴻詞不就項氏亦
中落江都江鶴亭迎而館穀之靈秀鍾於五指書無師
承畫絕摹倣每一紙落人間珍若珙璧鶴亭與弟橙里
醵金營什一以爲菟裘歸老江鄉買山之計甫成大耋
之嗟俄及婦已前死繼子不類鶴亭爲築壽藏於屛之
陽趙徵君意林敦余一言以埋幽壙蹉跎未果向所謂
巖定陶魏旭棠者死已三四十年秀水張徵君浦山撰
國朝畫徵錄錄其名而畫傳其詩有繡鋏集秋吟已刊
行後不多作亦不肯以詩酬應人而意林浦山又均化
爲異物後死之責非余責而誰責也江威徵月四衙璈

淸泚筆書其梗概別謄兩通一告於蒿林之靈一焚於玉几之墓不書先人世系不紀卒葬年月不使與草亡木卒者溘然同盡而已

秦亭老民曰玉几兄遺孤女慧而賢嫁南徐許濱江門濱亦雅士畫入神品與玉几同館江氏哀弦中斷意見漸致參差不可解也玉几於余年長以倍余握管初吟而玉几已江淮名滿矣望之若飛仙化人不可梯接顧玉几猶賞余文而又不訾余詩知己之感車過腹痛余能已於言哉

## 華泉居士傳

華泉居士者閩連江鄭宗堯字嗣勳也居士嘗遊于玉泉寶華二山遂自號云早歲喪父哀毀骨立既除喪過奉諱日猶擗拊長號感動行路終身以爲常奉母尤極孝謹教育諸弟期以光大前業所居僦他氏屋諸弟謀卜居曰吾先人窀穸未妥遑謀安乎斗門之陽王父母封樹在焉葺之俾勿壞葬父于花塢之山遠近會葬者數百人宗祠後隙地王父之所遺也悉舉以益祠宇宗人感悅咸來迎王父主入祠其篤于孝思類此初以孤露不與童子試援例入國學無賴子以産事相訐提刀

相向倉卒不及衣冠奔愬縣門令易其簡率試以文援筆立就大加擊賞爲直其事并檄入紫陽書院肄業文譽由是大起世父比部丹麓宗人之望也屢有家駒之目修邑乘葺族譜皆令筆授文酒之會時時與偕丙午之秋文戰不利益鏃厲爲學與章□孫拱極爲文章意氣之友沉酣六籍大放厥辭著述滿家於經學尤邃有名易經要義者有名禮記選常者有名春秋摘要者有名詩書精解者他如周禮史記及宋元理學之書靡所不究邑中雖耆儒宿學莫不折行輩願交而居士不以自足也歲壬子以五經僅充副貢位不稱德乾隆丙辰

八月朔考終牖下年才四十有六有子二曰宣纓曰宣

繪能世其學

史氏曰連江文獻項背相望或隱或見厥軌亦殊若其逸足方騁而羈馽中絕則未有如居士之可哀者也居士循庸行而不矜奇爲文卓詭切至而宗於經推其所至宜有益于世用而年不登中壽撫髮傳業而不得貫名州郡嗚呼其有限之者耶